

清代《嘉绒译语》藏文注音的规律和性质*

王振

内容摘要：《嘉绒译语》用藏文字母和汉字作为注音工具记录了两个多世纪之前的嘉绒语，其中的藏汉对音材料对研究清代藏语语音具有重要价值。《嘉绒译语》藏文音系具有如下表现：前加字 m- 和 v- 读为鼻冠音、上加字 r- 和 s- 仍可发音，ky->te-、tr->tʂ- 而 by-、kr-、br- 等仍倾向于读为复辅音，后加字 -b/d/g 仍可发音，鼻音韵尾 -m/n/ŋ 三分，后加字 -r 和 -s 仍可发音，等等。上述表现与藏语安多方言一致性较高。

一、引言

（一）《西番译语》概况

清代《西番译语》属“华夷译语”丁种本。“华夷译语”是明清时期官修的汉族（“华”）和非汉族（“夷”）语言文字对译系列辞书的总称¹。1930年，石田干之助根据编纂单位与时间的不同，将明代“华夷译语”分为甲、乙、丙三大系统；1948年伯希和又

* 本文由四川师范大学“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校级专项项目“近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料抢救性研究与文化强国建设”（19J5Z2020-21）资助研究。

1 曾晓渝：《“华夷译语”研究专题·主持人语》，《南开语言学刊》2016（2）：1。

承前将新发现的故宫藏清乾隆内府抄本“华夷译语”(42种71册)称为丁种本²。

丁种本“华夷译语”中有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编纂完成的《西番译语》九本,记录了清代川西藏缅语,故宫藏清抄本封面题签为“川番译语”,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冯蒸为其编号,分别以川一、川二……川九名之³。

学界在《西番译语》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对“川三”的关注和研究很少。最早关注到该译语的,应是日本学者西田龙雄,他在1973年出版的《多续译语》研究专著中顺带提到了《嘉绒译语》,并初步发现其与嘉绒语梭磨话的一致性较高⁴。之后,孙宏开做过进一步的比较考察,认定“川三”记录的就是嘉绒语东部方言,故“川三”也称《嘉绒译语》。本文首次对《嘉绒译语》藏文注音系统进行专门考察,讨论其拼读规律、语音演变和方言属性,以深化对译语藏文音系的认识,并为今后进一步解读和研究《嘉绒译语》提供参考。

《嘉绒译语》初编本为日本今西春秋旧藏,但目前未见刊布、不知其踪,本文所用为故宫藏清抄本《嘉绒译语》⁵。

(二)《嘉绒译语》所记方言及其注音汉字的基本性质

《嘉绒译语》所记为嘉绒语东部方言⁶。译语序言称其采集范围是“四川松潘镇松茂道威茂协右营直隶茂州汶川县、保县……所有协标右营管辖汶、保两县属之瓦寺、杂谷、梭磨、竹克箕、大小金川、沃日等”,涵盖今之汶川、理县、金川、小金、马尔康等地,这一带正是嘉绒语东部方言区。故后文所用现代嘉绒语材料取自东部方言区。

《嘉绒译语》包括了汉语词条、汉字注音和藏文三部分内容。其中,藏文书写的主要依据不是藏文正字而是汉语词条在嘉绒语中的读音,因此《嘉绒译语》中的藏文是“记音式藏文”。⁷同样的藏文字母组合在不同藏语方言中读音不同,译语编写者在选用藏文记录嘉绒语音时会以藏文在某特定藏语方言中的读音为基础,能够反映出近300年前的某种客观存在的藏文音系或藏文拼读体系。明确译语中藏文音系的特点与性质,对

2 任小波:《明清〈西番译语〉传本寻踪》,《中国藏学》2009(3):128-132。

3 冯蒸:《“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1981(2):57-68。

4 参见西田龙雄:《多續譯語の研究》,京都:松香堂,1973:23-26。

5 该译语2018年由故宫出版社影印出版,收录于《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第二册。

6 孙宏开:《〈西番译语〉考辨》,《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327-342。

7 王振:《清代“西番译语”记音式藏文对藏语历史语音研究的价值——以〈白马译语〉藏文注音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5):162-170。

于研究译语所记录的民族语以及藏语本身的历史语音都有重要价值。

译语同时用汉字和藏文来音译嘉绒语，藏汉之间存在对音关系。考察藏文音系的特点，主要依据就是译语的藏汉对音材料。根据此前学者的研究，《西番译语》注音汉字具有鲜明的四川方音或西南官话特征⁸。

从采集过程看，乾隆十三年（1748年）下旨，要求重新采编译语，“缮写进呈，交馆勘验，以昭同文盛治”。⁹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川总督策楞上奏曰：“悉遵旨采集番书……遵照四译馆西番书例，注明音义，就其同者合之，异者分之，统辖之府道厅州县并部落土司，载明卷首，以备考稽，计共十一本¹⁰，谨缮写进呈。”¹¹可见，这批《西番译语》由四川省负责采集完成。西田龙雄也推断，这批译语并不是当时有音韵学知识背景的调查人员赶赴当地展开实地调查，而是把制定好的调查表下发到调查地，让人填写进去的¹²。因此，完成译语的实际上是当地人，即四川人。由此看来，汉字注音时应当采用汉语四川官话的读音。清代到现代四川官话发生语音变化，今四川方言内部也有地域差异，后文的汉字四川官话读音为清末《西蜀方言》音系中的读音¹³，因为该资料系统丰富、研究成熟，大致能够代表一个多世纪前的四川官话，因而比选用现代四川音系更具参考价值。

此外，《嘉绒译语》记录的是嘉绒东部方言，现代东部方言材料和译语也可以建立对音关系，从而可以建立“译语藏文—译语汉字注音—现代嘉绒音”三者之间的对音链，根据汉字注音和现代嘉绒语音可以推测藏文的读音，归纳藏文音系的特点，从而为藏语历史语音研究提供资料。

现代嘉绒语东部方言内部差异不大¹⁴，我们主要参考较为存古的卓克基话的材料（文中凡未特别注明的材料均为卓克基话的材料），必要时还会用到梭磨、理县、小金

8 Chirkova Katia, "The Duoxu Language and the Ersu-Lizu-Duoxu Relationship."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014(37:1): 104-146; 施向东:《〈西番译语〉藏汉对音中的一些问题》,《南开语言学刊》2016(2): 2-13; 王振:《〈粟苏译语〉所反映的清前期四川官话音系特点——兼谈基于译语文献研究汉语方言的方法问题》,《语言研究》2019(4): 69-77。

9 《清实录》第13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五)卷324,北京:中华书局,1986:353。

10 其中包括《西番译语》9本,《猓罗译语》2本。

11 《清实录》第13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五)卷369,1986:1085。

12 西田龍雄:《多續譯語の研究》,1973:18。

13 甄尚灵:《〈西蜀方言〉与成都语音》,《方言》1988(3):209-218。曾晓渝:《〈西蜀方言〉的音系性质》,《方言》2018(3):263-275。

14 林向荣:《嘉戎语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411。

和汶川等地的嘉绒语东部方言材料。其中卓克基话材料主要引自《汉嘉戎词典》¹⁵，梭磨、理县薛城资料引自《嘉绒语词汇研究》¹⁶，小金、汶川和理县的材料均为笔者田野调查所得。

二、《嘉绒译语》藏文音系的声母特点

我们主要选取特点鲜明的藏文注音进行考察，这些藏文的音系特点大致能够反映译语藏文注音的规律和藏文音系的面貌。

（一）前加字 m- 和 v- 为鼻冠音

此类复辅音在译语中出现的用例较多。与之对音的汉字表明这类藏文辅音带有鼻冠音。虽然注音汉字中无鼻冠成分，但与《白马译语》类似，“当鼻冠出现在第二音节或以后各音节时，汉字注音采用前一音节带鼻音韵尾的字来注，弥补了这一不足”。¹⁷ 这种汉字注音模式可以理解为：

嘉绒音 FY+NFY= 汉字音 FYN+FY= 藏文 FY+NFY¹⁸

因此，通过注音汉字可确定其前置鼻音成分，而且其记录的嘉绒语词在东部方言中也存在前置鼻音成分。举例如下¹⁹。

15 黄良荣、孙宏开：《汉嘉戎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原书标注了习惯调（并非调位），本章暂未涉及音高问题的探讨，故略去了调值。

16 严木初：《嘉绒语词汇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

17 西田龍雄、孙宏开：《白马译语の研究》，京都：松香堂，1990：195。

18 这里的 F 代表辅音，Y 代表元音，N 代表鼻音。

19 表中空格表示相应的能够与译语注音材料对音的现代嘉绒语资料阙如，编号指词条在《西番译语》中出现的次序，下同。

表一 藏文前置鼻辅音对音举例

编号	汉义	藏文 ²⁰	现代嘉绒音	注音汉字	说明
56	海	rgya mtsho	mtsho	儿降从	注音汉字中的“降、更、伤、养、登、认”等在四川官话中均为鼻韵尾字，对应藏文后一音节的鼻冠音。
137	官	ki mdzu	kə mdzu	更据	
269	枪	sha mdung	ɛam mdu	伤动	
221	指	ta y-ya vdzo	ta jak ndzo	达养坐	
408	后	ti vkhu	tə ŋkhu	登庠	
129	半日	ti mtso	təmtso _{小金}	登作	
559	舞	ti vbrel		登不	
273	旗	rig mtshon		认灿	

(二) 上加字 r- 仍可发音

rC- 类藏文在译语对音材料中共出现 43 次，其对音情况分为两种，第一种是 rC- 记录复辅音，r- 与“而、耳、儿”等日母止摄汉字对音，四川官话此类字音 əŋ；第二种是前置辅音 r- 无对音汉字。例子如下。

表二 藏文前置辅音 r- 对音举例

第一类：r- 有汉字对音				第二类：r- 无汉字对音			
编号	汉义	藏文	汉音	编号	汉义	藏文	汉音
10	雾	ta khu khu rney	达庠格儿 领	136	太子	ti rca	的则
56	海	rgya mtsho	儿降从	200	鼻	ti shi rna	的什难
86	黄河	rma chu	儿马州	244	窗	rgyab bkra	柔扎
88	恶水	ti ce ki rko	的之格儿 各	255	牒	khyong rtsa	足则
100	冬	ki rco	各儿具	339	罗	rdza ku	张固
110	温	ki rman	各儿敏	417	草	ka rtsa	阿则
247	塔	mtho rten	出儿登	453	猴	ku rtsu	各俱
541	百	pe rgya	百耳牙	41	风慢	kha le rde kin	卡利橙更

20 为方便语音比较，本文藏文均使用拉丁字母转写。

上述第一类 rC- 中的 r- 应该是发音的，这在其记录的嘉绒语词中也有体现，比如“88 恶水 -tə tɛi kə rko (小金)、100 冬 -kə rtsu (薛城、梭磨)，247 塔 -ŋho rtiɛn (小金)，541 百 -pə rja”，还有个别词条中藏文有 r- 但是汉字音未记录 r-，不过从现代嘉绒语对音来看，藏文的 r- 应该是发音的，如“500 檀香 -rtsa bda- 赞且 -ŋtsan ndan”。

可见，藏文注音中部分上加字 r- 独立承担记音功能，而且从对音的汉字看其记录的正是辅音 r-。译语 43 例 rC- 中，有汉字对音的 r- 共 16 次，其基字以浊音为主，包括 m-3 次、ŋ-3 次、ny-1 次、g-4 次共 11 个，占 69%；无汉字对音的 r- 共 27 次，其基字则以清音为主，包括 ts-15 次、c-4 次共 19 个，占 70%²¹。可见，前置辅音 r- 发音与否或许和 C- 的清浊有一定的关系，清音前的 r- 倾向脱落，浊音前的 r- 倾向保留。其音系规则为：r > ∅ / __C[-voiced]。

藏语安多方言中的前置辅音 r- 在清音前倾向擦化、弱化，在浊音前则多读 r-²²，这与译语中前置辅音 r- 的发音情况类似。

(三) 上加字 s- 仍可发音

译语对音材料中，上加字 s- 大多数都是发音的，因为有 83% (67/81) 的前置辅音 s- 有相应的注音汉字与之对音。对音的汉字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我们称为 s- 类，对音汉字基本都是“色”，个别是“什、是”，共见 58 次；第二种我们称为 r- 类，包括“耳、儿、而”等，共见 9 次。译语藏文上加字 s- 记录的前置辅音在现代嘉绒语中基本未变。例子可见下表。

表三 藏文前置辅音 s- 对音举例

编号	汉义	藏文	汉音	现代嘉绒语	对音类型
87	好水	ti ci sna	的之色难	tə tɛi sna	藏文：s- 汉字：色 s- 嘉绒：s-
290	锣	skar bdo	色阿耳播	skə rbo	
542	千	sdong rtso	色东从	stuj tso	
678	字	ta skyong	打色九	ta stɛos	

21 这部分统计中未包括那些头一音节韵尾 r- 和后一音节前置辅音 r- 共现的例子，比如“23 金星 -tar rni tsuvu ri- 达儿领奏惹，225 毛 -dar rnyeg- 达儿领”，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与汉字音“儿”对音的是作为韵尾的 -r 还是作为前置辅音的 r-，抑或两者都是。

22 王双成：《藏语安多方言语音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2：138-139。

续表

编号	汉义	藏文	汉音	现代嘉绒语	对音类型
207	心	ti snang	的什令	tə ɛniɛ/tə ʃnɛ ^{核磨}	藏文 : s- 汉字 : 什 ʃ- 嘉绒 : ɛ-/ʃ-
293	鞍	tavi sno	达什闹	ta ɛno/ta ʃno ^{核磨}	
537	七	ki sni	各什冷思	kə ɛnəs/kəʃnəs ^{核磨}	
199	耳	ti sna	的耳难	tə rna	藏文 : s- 汉字 : 耳 ər 嘉绒 : r-
446	牛	ku sgu	各耳歌	kə rgu	
546	一斤	ta te spa	打得耳罢	tə tə ʃpa/tə rpi ^{汶川}	

译语藏文音系中的上加字 s- 大多数都是发音的, 从绝大多数与“色”[se]对音这一情况看, 前置的 s- 的音值应该也是 s-, 少数与 r- 类汉字对音说明有部分前置辅音 s- 可能变读为了 r-, 比如第 199、446 之类的词条。古藏语中的前置辅音 s- 和 r- 有交替现象, r- 可能是 s- 演变来的, 藏文上加字 s- 在现代安多方言中也存在读为 r- 的情况²³。译语对音材料中 s- 与“耳”[ər]的对音也体现了同类的音变。

此外, s- 与“什”[ʃɿ]对音, 相应的现代卓克基话中的前置辅音是 ɛ-, 核磨话中是 ʃ-。注音汉字“什”更加准确地记录了嘉绒语中的舌面或舌叶音, 而藏文选择 s- 来记录, 有两种可能的原因: (1) 藏文音系自身局限所致, 即藏文音系中并没有作为前置辅音的 ɛ- 或者 ʃ-, 故只能用音值类似的 s- 代之; (2) 藏文音系中有一部分前置辅音 s- 变读为 ʃ-, 嘉绒人拼读藏文鼻音基字前的 s- 为 ʃ-²⁴ 而译语中与前置 s- 对音的“什”共见 3 次, 均出现在鼻音基字前。

(四) Ky->Cɕ-

Ky- 类复辅音在藏语方言中的读音可以分为三类: 复辅音, 塞擦音, 塞音²⁵。在译语中, 与藏文 Ky- 对音的汉字基本都是见组细音字, 而且对应的现代嘉绒语也读塞擦音。因此, 译语藏文中的 Ky- 已经演化为塞擦音。在多数藏语方言中, Ky- 变为塞擦音之后的音值是 Tɕ-, 与来自古藏语的 Tɕ- 合流; 但是也有的方言读成 Cɕ-, 并与古藏语中

23 王双成:《藏语安多方言语音研究》, 2012: 120。

24 王建民、赞拉·阿旺措成:《安多话嘉戎话对比分析》, 成都: 巴蜀书社, 1992: 10。

25 王建民、赞拉·阿旺措成:《安多话嘉戎话对比分析》, 1992: 239。

原有的 **Te-** 对立, 形成两套舌面塞擦音²⁶。不过 **Cç-** 这种形式不太稳定, 可能继续发展为 **Te-**²⁷。

译语中 **Ky-** 与见组细音字对音, 可能 **Ky-** 读为 **Te-**, 即与古藏语的 **Te-** 合流。但是比较相关对音材料发现, 藏文 ཅ་ཅེ་ཅ (即藏语 **Te-** 组音) 并不与读舌面音的见组字对音, 而与知系声母字对音。例子见下表²⁸。

表四 藏文 **Ky-** 对音举例

编号	汉义	藏文	汉音	卓克基音	对音模式
65	远	ki khye	各岂	kə cçhə	藏文 : Ky- 汉字 : Te- ²⁹ 现代音 : Cç-
227	强	ki khya	各洽	ka cçha	
311	酒	khyav	洽	cça	
406	右	ka khya	阿契	ka cçha	
444	鹰	skyag	色甲	scçak	
678	字	ta skyong	打色九	ta scços	
720	回回	kha kya	卡甲	cçha	
418	竹	gyo	足	jjɔ	
73	宽	ki skyom	各耳隆	kə rjɔm	
50	地方	sa cha	撒刹	sa tʃha	
51	水	ti chu	的之	tə tʃi	
68	短	ki cin	各镇	kə ktʃən	
202	唇	tin mchi	登齿		
240	柱	tan chos se	胆迟	tɛn tʃhɛ	
432	猛兽	bcan bzin	战赞		

26 王双成 :《藏语安多方言语音研究》, 2012 : 148。

27 王建民、赞拉·阿旺措成 :《安多话嘉戎话对比分析》, 1992 : 239。

28 表中卓克基话资料来自《藏缅语族语言词汇》, 因为《汉嘉戎词典》中 **Cç-** 和 **Tʃ-** 已经合流。

29 这里用来注音的知系字读 **Tʃ-**, 清代四川官话有相当一部分字平翘舌可分,《西蜀方言》亦是如此, 与今四川大部分地区普遍存在的平翘舌相混不同。另可参见: 周赛华 :《〈常用字义〉音系与内江方言》,《语言研究》2015 (4) : 86-92; 陈伟 :《〈华西官话汉法词典〉与 19 世纪后期的川南方音》,《方言》2016 (1) : 47-54; 王振 :《〈栗苏译语〉所反映的清前期四川官话音系特点——兼谈基于译语文献研究汉语方音的方法问题》,《语言研究》2019 (4) : 69-77。

续表

编号	汉义	藏文	汉音	卓克基音	对音模式
463	鱼	cuvu yon	卓有	tʃəu jo	藏文 : C- 汉字 : Tɕ- 现代音 : Tʃ/Tɕ-
74	窄	ki ce	各战	kə tʃor	
261	卓	bcog ces	桌子	tʃok tsə	
282	钹	sbug chol	儿播岔	zbrəl tʃhal	
336	缎	gos chen	额什占	kho tʃən	
606	应用	ka bco	阿不卓		

上表显示, 藏文的 Ky- 与 C- 有不同的对音模式。我们对译语藏汉对音材料作了统计, 发现 Ky- 与见组细音字对音的占 88% (37/42), C- 与知系字对音的占 84% (53/63)。因此, 译语藏文 Ky- 和 C- 的对音汉字不同, 说明两类音并未合流, 即藏文 Ky- 并没有和音值是 [Tɕ] 的藏文 C- 合流。Ky- 记录的词语在现代嘉绒语中有读 Cɕ- 的情况, 推测译语中的 Ky- 的音值是 Cɕ-。而藏文 C- 对知系卷舌声母字, 对应现代嘉绒语 Tʃ- (卓克基、小金、理县、汶川等地均是如此)。我们认为, 译语藏文 C- 记录的嘉绒语音值当为 Tʃ-。

因此, 藏文 Ky- 和 C- 的音值不同, 具体对音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五 藏文 Ky- 和 C- 对音比较

藏文	藏文音值	注音汉字	汉字音值	所记嘉绒语音
Ky	Cɕ	见组细音	Tɕ	Cɕ
C	Tɕ	知庄章组	Tʃ	Tʃ

(五) Py- 仍为复辅音, dby->j-

与 Ky- 类音演化为舌面音的情况不同, Py- 并没有出现同类的现象, 很可能还是读为 pj- 组复辅音, 这说明 by- 这类音变读为塞擦音的时间应该晚于 ky-。我们统计的对音材料中共有 14 则此类音的用例, 其中 12 次均与唇音字对音。比如下表的例子。

表六 藏文 Py- 对音举例

编号	汉义	藏文	汉音	现代嘉绒音
18	水涝	byi khung tsi	辟空之	
335	褥	ta byo	达标	ta pju _{理县}
402	北	byang	便	pjaŋ
460	孔雀	rma bya	儿马巴	rmo bja
442	貂鼠	byi dur	别豆惹	pə ju _(鼠)
485	珊瑚	byi ru	别佑	pi ru
652	抢夺	tra phab ki bya	查拔各必	
270	牌	phyag lcar	漂战	
629	拜	phyag	辟	phjas/phjaʔs _{理县}
693	庆贺	phyer ma	皮慢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音无法使用汉字准确记录，比如 bja、pjaŋ 之类的音，汉字用音近的“巴 [pa]、便 [pian]”来注。“标 -byo”中汉字音的 -i- 介音直接对应了藏文下加字 -y-。可见，Py- 中的下加字并未使基字发生变化，Py- 仍然是一个复辅音。

译语中另有两次 dby- 的用例，即 (1) 140 文官 -dbying- 议；(2) 55 沙 -dbying- 引。由对音汉字可以推测，dby- 的音变与 by- 不同，已经读为了 j-，这与不少现代藏语方言中的情况类似。

(六) my- 读 mj- 或 mŋ-, 存在 mj->mŋ- 的音变趋势

基字 m 与下加字 y 的组合在译语对音材料中出现了 5 条，分别列举如下。

表七 藏文 my- 对音举例

编号	汉义	藏文	注音汉字	mya 所对音的现代嘉绒语音		
				卓克基	薛城	小金
197	眼	ti mya	登敏	mŋak	mŋaʔ	mŋak
198	眉毛	ti mya mur re	登貌莫耳幾	mŋak	mŋak	mŋak
271	弓	ta mya	丁渺	mŋa	mŋɛ	mŋa
155	高祖	a mye	阿莫令	mŋəs		mŋi
156	曾祖	yang mye	养莫令	mŋəs		mŋi

从现代嘉绒语音材料来看, my- 对应的音值是 mŋ-。从对音汉字来看, my- 可与 m- 声母汉字“敏、貌、渺”对, 其中“敏、渺”为三等字, 有 -i- 介音, 说明 my- 的音值近乎 mj-。此外, “貌”可通“邈、藐”,³⁰ 故译语中“貌”亦可音 [miau], 与“渺”同音, 如此则说明译语藏文 mya 中 my- 均与 mj- 对音。藏文 my- 还可对音两个汉字, 即“mye- 莫令”。译语注音汉字音系中鼻边音不分, “令”读为鼻音声母。“mye- 莫令”可能是记录了复辅音 mŋ-。据此推测, 译语藏文中的 my- 读 mj- 或 mŋ-, 可能当时正在发生从 mj- 到 mŋ- 的音变。

另外, 仅从对音材料看, 译语藏文 my- 两读的分布条件明确: mj/_a, mŋ/_e。可见元音的高度可能影响 my- 语音的演变, 即 mj > mŋ/_V_[low]。

(七) Tr->Tʂ-

译语对音材料中藏文 tr-/dr- 共出现 14 次, 其中有 12 次对音的汉字都是知系卷舌声母字。例子见下表。

表八 藏文 Tr- 对音举例

编号	汉义	藏文	汉字注音	备注
145	使臣	dru skor	中色可	
181	老	ki mu dro ri	各莫卓	今读 kə mʂo
256	酒盏	drung rcir	钟子	汉语借词
333	袈裟	ta tro	达卓	
407	前	ti tri	得止	今读 tə tʂi
519	陈皮	sa yab tri	撒腰之	
652	抢夺	tra phab ki bya	查拔各必	

从注音汉字、现代嘉绒语音以及汉语借词“酒盏”中“drung- 钟”的藏文注音看, 译语藏文音系中 tr-/dr- 应该已经卷舌化为 tʂ-。这是藏语中普遍的音变现象。

30 《洪武正韵·药韵》:“邈, 远也, 渺也。亦作貌。”《正字通·豸部》:“貌, 与藐通。”

(八) Kr- 部分融合为卷舌音, 部分读为复辅音

Kr- 组的对音与 Tr- 不同, 情况稍显复杂, 大体上与 k- 或 tʂ- 两类汉字对音。举例如下。

表九 藏文 Kr- 对音举例

编号	汉义	藏文	汉字注音	现代嘉绒语音	藏汉对音
143	徒弟	gra pa	各巴		Kr- : K-
626	可怜	ma khre ma khre	马克马克	maŋ khre	
309	米	khri	克	khri	
459	凤凰	khruŋ khruŋ	空空	khroŋ khroŋ _{脚木足}	
543	万	khri rtso	克从	khre tso	
321	油	luvu khres	有革	kri ³¹	
470	马行	bho ra kivu kris	木扰各勿者		Kr- : Tʂ-
283	铃杵	grivu	直儿五	tʂolvə _{脚木足}	
536	六	ki gro	各竹	kə tʂok	
677	皮	ti sgri	的之	tə ndzi	

从对音的嘉绒语可以看出, 藏文 Kr- 和 Tʂ- 类汉字记录的嘉绒语声母正是 Tʂ- 组音, 而藏文 Kr- 和 K- 类汉字记录的嘉绒语声母应该不是 K- 而是 Kr- 复辅音。作为介音的 -r- 在汉字中并无对音。

(九) Pr- 多读为复辅音

译语中没有 pr-, 只有 br- 和 phr-, 共出现 13 次。对音情况分为三类: 一类是对唇音字, 这类最多, 共出现 10 次; 其次是对卷舌擦音 (2 次); 另有 1 例对卷舌塞擦音。举例如下。

31 此为茶堡话读音, 材料引自向柏霖的《嘉绒 - 汉 - 法词典》(Version 1.1), 该词典由重庆工商大学饶敏博士提供, 谨此致谢。

表十 藏文 Pr- 对音举例

编号	汉义	藏文	汉字注音	现代嘉绒语音	藏文与汉字声母对应说明	
351	白	ki brom	各不	kə pram	br/phr-:p/ph	词首 音节
297	响钹	sbrus cha re	而不刹皆	zbrək təhel _{脚木足}		
722	数珠	phring ba	更怕瓦	phri wa _{小金}		
344	矜矜	vphrugs	卜	mphrəs		
598	商议	bros ka	拙敢		br-: tʂ-	
58	河	chu bran	赤让		br:ʐ	非词首
85	京城	pho brang	坡襁	phoraŋ _(宫殿)		

从现代嘉绒语音来看，藏文 br/phr- 所记录的多数是复辅音 pr-/phr-，注音汉字中唇音字记录了复辅音的第一个音素。“598 商议”一词中“bros- 拙”对音说明词首位置的 br- 有读为卷舌音的情况，但是个例，可能代表从复辅音到卷舌音演变的端倪。第 58、85 两词中 br- 与卷舌擦音对，两例均处在词的第二音节，记录的音可能 [r]。现代安多牧区话中存在非词首音节中 br- 弱化读为 wr- 的情况，如牧区话中存在“bla brang [wla wran] 拉卜楞”“a bra [a wra] 草原鼠”等读法，这是安多话的一个特点³²。译语非词首位置的 br- 对卷舌擦音应该也体现了基字 b- 的弱化或者脱落而 r- 依然保留的倾向，与安多话的情况类似。

藏文带下加字 -r- 的复辅音在现代藏语中多变为卷舌 tʂ- 组音。明代乙种本《西番译语》中只有 Tr- 读为卷舌音，其余 Kr- 组、Pr- 组均仍读为复辅音。一般认为，由于 dr- 两个辅音发音部位相同，故最先变读为卷舌音³³。《嘉绒译语》藏文音系也有类似的情况，tr/dr- 基本都与卷舌声母字对音，而 kr/br- 虽然有与卷舌声母对音的可能，但是仅占少数，其卷舌进程明显晚于 tr- 组音。

32 这一问题得到了中山大学邵明园副教授和西北民族大学硕士生桑吉杰的指教。另外，南开大学博士生昂色拉加也告知，安多话也存在 br- 中 b- 音依附于前一个音节作韵尾，而使原音节变为单辅音 r- 的情况。谨致谢忱。

33 朗杰扎西：《从乙种本〈西番译语〉看藏语 Cr- 类辅音声母的融合演变轨迹》，《南开语言学刊》2016（2）：45-50。

三、藏文音系的韵尾特点

(一) 后加字 -b/d/g 仍可发音

藏文的塞音韵尾在注音汉字当中一般没有对音成分，但是与现代嘉绒语韵尾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藏文后加字 -b/d/g 多数可以和现代嘉绒语的 -p/t/k 韵尾对音。举例如下。

表十一 藏文塞音韵尾对音举例

编号	汉义	藏文	汉字注音	现代嘉绒语音	韵尾对应
400	西	nub	奴	nəp	-b:-p
326	苦	ki tsab	各渣	kə tɕap	
611	打	ka tob	阿斗	ka tɔp	
308	麪	ta pad	达霸	ta pat	-d:-t
431	畜生	ki shi shud	各什布	kə ɕput	
667	写	ka lad	阿乃	ka lat _{小金}	
456	猪	pag	把	pak	-g:-k
641	新	ki shig	各首	kə ɕək	
205	手	ta y-yag	的牙	tə jak	
171	妻子	wog tsi	窝各正		-g: 各
185	甲士	dar dbug wa	得儿补各瓦		
416	林	nag can	纳各战	nak tʃtʃən _{核磨}	

上表中的嘉绒语韵尾大体与译语藏文塞音尾对音，而且都是同部位对应，说明藏文中的塞音后加字是可以独立承担记音功能的，换言之，藏文音系中后加字 -b/d/g 仍可发音³⁴。清代四川官话入声字塞音韵尾已经脱落而与阴声韵合流，因此与藏文带塞音尾音节对音的汉字入声字比重很小，藏文和嘉绒语中的塞音尾在汉字注音中基本无所体现。

34 部分藏文带塞音尾的音节也可能与嘉绒语的开音节对。此外，少数藏文 -d 尾也可能与嘉绒语 -r 尾对，例如“210 疮 -ta shu khod- 的什可”今读 [tə ɕkhor]，可能因为 -d 与 -r 接近，上古汉语声母和韵尾中的 d 与 r 也有互通之处（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4）；个别词条反映出藏文 -d 可能有 -j 化趋势（这一现象承蒙施向东教授告知，谨此致谢），例如“9 雪 -dad spag- 代巴”今读 [ta jpa]，亦与上古汉语 *-d>-i 情况类似（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80：34），但这类例证很少，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 鼻音韵尾 -m/n/ŋ 三分

藏文与注音汉字鼻音尾之间有较为系统的对音关系。统计如下。

表十二 汉藏注音鼻音韵尾对音统计

注音汉字 所属韵摄	汉字所对藏文音节鼻音韵尾的次数			合计
	-n	-ŋ	-m	
咸山	28	2	1	31
深臻	9	8	2	19
曾梗	7	9	3	19
宕江通	3	41	34	78

上表中，曾梗摄主要与 -n 或者 -ŋ 对音，体现出四川官话中曾梗并入深臻摄的特点，今四川话亦是如此。而咸山摄主要与藏文 -n 尾对音，宕江通摄主要与 -ŋ 和 -m 尾对音，可见藏文中的 -n 与 -m、-ŋ 不同。宕江通摄既对 -ŋ，又对 -m，逻辑上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藏文中的 -m、-ŋ 合并，因此对音的汉字同摄；二是藏文中的 -m、-ŋ 未合并，注音汉字未加区别是汉字音系自身局限所致，即汉字无法分别为 -m、-ŋ，故用同一类汉字注两类不同的韵尾。仅从藏汉对音材料难以确定两种可能性哪一种正确，必须参考相应的现代嘉绒语音资料。从现代嘉绒语东部方言资料来看，译语中藏文 -m 尾字记录的嘉绒语词现在仍然多读为 -m 尾。举例如下。

表十三 藏文鼻音韵尾 -m 与今嘉绒语 -m 韵尾对音举例

编号	汉义	藏文	对应的现代嘉绒语东部方言语音		
			小金	卓克基	梭磨
75	广	ki yom	kə jom	kə jam	kə-jam
167	侄	ti mbu	tə mdi	tə mdi	tə mdi
242	门	kom	kom	kam	kam kha
259	锅	ta yom	ta jom	ta jam	ta-jam
436	熊	du wom	tə wom	tə wam	tə-wam
493	铁	shom	ʃom	ɛam	ʃam

小金、卓克基、梭磨等地嘉绒语中的 -m 尾和译语藏文的 -m 有较好的对应关系³⁵，显然藏文后加字 -m 并未与 -ŋ 合并，仍然用来记录嘉绒语中的 -m 韵尾，藏文音系中 -m 与 -n、-ŋ 分而不混。

(三) 后加字 -r 仍可发音

译语对音材料中藏文后加字 -r 共出现 90 次，其中有 45 次和“儿、耳”等日母止摄字对音，在现代嘉绒语东部方言中一般与韵尾 -r 或者作前置辅音的 ʂ- 有对音关系。可见，藏文音系中的后加字 -r 仍发音。举例如下。

表十四 藏文 -r 韵尾对音举例

编号	汉义	藏文	汉字注音	现代嘉绒语音
97	春	pu rcar kom	不则儿冈	pə tsar
198	眉毛	ti mya mur re	登貌莫耳几	tə mŋak mor ʂtsə
290	锣	skar bdo	色阿耳播	skər bo
328	帽	tar ti	达儿底	ta ʂti
354	红	ki wur ni	各母儿令	kə wu rniɛ
439	鹿	kar tsho	阿耳簇思	ka ʂtshas
577	寻	ka sar	阿撒	ka sar

(四) 后加字 -s 仍可发音

此类后加字共出现 57 次，其中有 15 次与注音汉字中的“色、思”等 s- 声母字对音，比例为 26%。

35 这些 -m 在理县嘉绒语中读为 -ŋ 尾。虽然理县的 -ŋ (<-m) 与 -ŋ 尾汉字音对应整齐，但是基于藏文的 -m 尾在现代嘉绒语多数东部方言仍然读 -m 的事实，这应该是理县嘉绒语自身发生了 -m>-ŋ 的音变所致，而不宜理解为藏文音系发生了 -m>-ŋ 的变化。

表十五 藏文 -s 韵尾对音举例

编号	汉义	藏文	汉字注音	现代嘉绒语音
29	风起	kha le dar was	卡利那儿挖思	kha li ka rwas
32	法界	tam dzas	当则思	
103	时	dus tshod	的思座	
127	晚	ki snas	革聆思	
174	怠慢	las las	纳纳思	la las (慢)
138	土官	las kha bu	纳色卡补	
179	主	gnas po	纳色步	naspu 汶川
203	齿	tis wa	的色凹	tə swa
232	房	nas khang	纳色康	
236	学堂	tshos sa la	出思色霸	
375	雕像	skos pa	而各思巴	
552	一同	ta khyas	打洽思	tə tehas
573	若是	ngos	我思	ŋos 脚木足

可见藏文的后加字 -s 有一部分仍然是发音的，故有汉字“色、思”与之对音，在现代嘉绒语中也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韵尾或者前置辅音 s。藏文 -s 是否发音或者是否有汉字与之对音，可能与其前面的元音有一定的关系。从译语对音材料看，凡是有汉字对音的 -s，前面的元音多数为低元音 a（占 60%），无汉字对音的 -s，前面的元音倾向为非低元音 e 或者 i（占 60%）。

四、译语藏文注音的基础方言

根据译语藏汉对音材料并参考相应的现代嘉绒语音，可以发现译语藏文音系的如下特点：(1) 前加字 m/v- 为前置鼻音；(2) 上加字 r- 仍可发音；(3) 上加字 s- 仍可发音；(4) Ky->Cç-；(5) Py- 类音仍倾向读复辅音 Pj-；(6) dby->j-；(7) my- 有两读，(a) mj-, (b) mŋ-, 存在 mj->mŋ- 的趋势；(8) Tr->Tʂ-；(9) Kr- 有两种情况，(a) 部分卷舌，(b) 部分读复辅音；(10) Pr- 在词首倾向于读复辅音；(11) 后加字 -b/d/g 仍可发音；(12) 鼻音韵尾 -m/n/ŋ 三分；(13) 部分后加字 -r 仍可发音；(14) 少数后加字 -s 仍可发音。

这些特点还进一步说明基字的语音特点对藏语声母系统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基字的发音部位可能影响其与下加字的语音融合进程,by-从复辅音融合为单辅音的时间可能晚于ky-,br-、kr-的融合时间晚于tr-;基字的清浊特征可能影响前置辅音的演变,r-后的基字若为浊音则多有注音汉字“儿”与r-对音,否则r-无汉字对音,说明已经弱化或不发音。

上述特征在现代藏语三大方言中的分布和表现见下表。

表十六 《嘉绒译语》藏文音系特征在现代藏语方言中的表现

译语藏文音系特点	在现代藏语方言中的表现			备注
	康	卫藏	安多	
(1)(7)(8)(9a)	+	+	+	“+”表示是相应方言中较为常见的特征;“-”表示是相应方言中不存在或极其少见的特征
(12)	-	+	+	
(2)(3)(4)(7b)(11)(12)(13)	-	-	+	
(5)(7a)(9b)(10)(14)	-	-	-	

可见,藏文音系的音读规律中有一些是现代藏语方言中普遍存在的,比如前加字m/v-为鼻冠音,tr->tʂ-等;有些则见于安多方言而不见于卫藏、康方言,比如前置辅音r-、s-可以发音,三个塞音韵尾和三个鼻音韵尾均分而不混。可见,译语藏文音系与安多方言较为接近。

但是,译语藏文音系有一些特点也基本不见于现代安多方言。这类情况我们认为可能是近300年来安多话语音演变所致。

表十七 与安多方言不一致的音系特点及相关历史音变

序号	藏文	译语藏文音系	现代安多话读音	拟近300年的音变
(5)	Py-	Pj-	ϕe- 或 e-	Pj>Pe>ϕe>e
(7a)	my-	mj- 或 mŋ-	mŋ- 或 ŋ-	mj> mŋ>ŋ
(9b)	Pr-	词首多为Pr,少数tʂ	tʂ-	Pr>tʂ
(10)	Kr-	Kr- 或 tʂ	tʂ- 或 te-,cɕ-	Kr>tʂ
(16)	-s	少数发音(26%)	不发音	-s 逐渐脱落

上述与现代安多话不一致的音系特点基本上都可以理解为近300年来的音变所致,

只是第(10) Kr- 今读有卷舌和舌面两种形式, 而译语中未见舌面音, 似有不合之处, 但整体而言与安多话近似无疑。

上表中的音变是不断扩散、逐步完成的, 译语或者现代安多话中一些两读的情况就体现了这种渐变的过程。例如, 译语中 Pr/Kr- 或为复辅音, 或为卷舌音, 可能就体现了从复辅音到卷舌音的过渡; 后加字 -s 现代已经完全脱落, 这一过程在译语时代之前应该就已经开始了, 译语中 -s 也只有 26% 能找到对音汉字, 可见译语编写的时候 -s 多半也已脱落。明代乙种本《西番译语》记录的安多话中 -s 韵尾均可发音, 15-17 世纪 -s 尾开始脱落³⁶。而 18 世纪中期的《嘉绒译语》反映出藏文 -s 尾多数不发音。据此推测 -s 尾在安多话中的脱落过程可能是:

15 世纪 -s 未脱落 > 15-17 世纪 -s 开始脱落 > 18 世纪 -s 多数脱落 > 现代 -s 尾全部脱落。

五、余论

综上所述, 对音材料显示译语藏文音系大部分特点与安多话比较一致, 但也有些特点体现出比现代安多话更“古老”的层次, 可以理解为从译语时代到现代近 300 年来的音变所致。

还要考虑一种可能。8 世纪末藏文拼读法传播到嘉绒地区并一直继承下来³⁷, 译语藏文记录者有可能按照嘉绒人的藏文拼读体系去记录嘉绒语。据前人的调查研究, “嘉戎话中几乎上下前后加字和基字都得发音, 较完整地保留着古藏语的读音”。³⁸ 其中 kr/br- 均读复辅音, 表现出比译语藏文音系更加古老的特点。从这个角度看来, 译语藏文音系的某些特征可能比嘉绒地区的藏文拼读体系更“晚近”, 比现代安多话更“古老”, 按照时间层次的先后排序为: 嘉绒地区藏文拼读体系 > 清代《嘉绒译语》藏文音系 > 现代安多藏语音系。因此从语音的时间层次上看, 更倾向于译语藏文以某地安多音为基础。

◆ 王振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36 孙伯君:《从〈西番译语〉看藏语安多方言辅音韵尾的演化》,《民族语文》1997(6):58-62。

37 朗杰扎西:《基于明清四种“西番译语”藏汉对音的藏语历史音变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40。

38 王建民、赞拉·阿旺措成:《安多话嘉戎话对比分析》,1992:204。

of the book as the *Xifan [Tibetan] Glossary*. Both glossaries share similar classifications, formats, and layout. For the former, in a total of five chapters, five volumes were compiled by the Xifan Division of the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Institute. The Qianlong Emperor ordered a revision of all the other glossaries based on this model. As for the latter, in a total of nine chapters, nine volumes were compil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Celeng 策楞, the Governor-general 总督 of Sichuan. The glossary was modelled after the *Xifan [Tibetan] Glossary* and presented to the imperial court in 1749.

The Rules and Nature of the Tibetan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in the *Gyalrong Glossary*

Wang Zh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t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Gyalrong Glossary* 嘉绒译语 uses Tibetan letter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s phonetic instruments to record the *Gyalrong* language of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ago,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Tibeta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Tibetan phonological system has the following phenomena: prefixes m- and v- were read as prenasalized consonants; superscribed and subscribed letters r- and s- were still pronounced; ky->te-, tr->tʂ- and by-, kr-, br- etc. still tended to be articulated as consonant clusters; suffixes -b/d/g could still be pronounced; nasal endings had three types, -m/n/ŋ; suffixes -r and -s could still be pronounced, and so on. Such phonological presentations are very consistent with the Amdo Tibetan dialect.

A Study of *Guozhuang* and its Relation with the Cult of Vaiśravaṇa

Jiang Zhaozhong & Seda Karataş

Doctoral student, Institute of History;

Master's student, College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Taiwan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word *guozhuang* 锅庄 has four signifiers: fire pit, house, a dance, and a kind of market. In Khams and several nearby areas, the first three kinds of *guozhuang* are important cultural items that are quite commonly seen. Though only found in Dar tse mdo, the markets called *guozhuang* are considered as